

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

交廣印度兩



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交廣印度兩道考

## 上卷 陸道考

### 一 唐代之地理撰述

中國地理學在唐代六一八至九〇六最爲發達。不幸當時之重要撰述散佚不少。其最先編纂之地理通誌。爲六四二年刊行之括地志。今僅在一七九七年孫星衍刊行之岱南閣叢書中見其殘卷。賈耽七三〇至八〇五所撰十道志。新唐書卷一七六名貞元十道錄太平寰宇記作十道志今惟散見於十世紀末所撰之太平寰宇記中。九世紀初年李林甫之十道圖。今須尋究碑文。始獲見其片段。見岱南閣文集祇有李林甫所撰之元和郡縣圖志

尙存於世。此書成於八〇六至八二〇年間。全書四十卷。今其中六卷與地圖並缺。所可幸者。新唐書將貞元七八五至時賈耽所撰之入四夷路程。節錄於第四十三卷卷下之中。此文於全亞洲之史地有極大之關係。其所誌之路程。自中國至高麗。至西域。至印度。以至於縛達 Bagdad。皆著錄焉。沙畹 Chavannes 君在其五一八至五二二年宋雲行紀箋註之中。曾將其止於于闐之路程譯出。復又在其西突厥史料之中將焉耆 Karashar 至安西 Koutcha 安西至恒羅斯 Aoulié-ata 城之路程發表。余今之所研究者。乃自交趾 Tonkin 經雲南赴印度。與自廣州經南海赴印度之兩道。於賈耽路程之外。並以蠻書及新唐書之其他路程附焉。

## 二 交廣之興替

第一路程始於東京 Tonkin。蓋東京久隸中國版圖。紀元前三世紀秦始皇開嶺外。首置郡縣。西漢前二〇六至後二四東漢二二〇至時。於東京及安南北部。置交趾今河內九真疑今清華日南疑今廣平三郡。紀元初年。中國與南海諸國商業政治關係頻繁之時。交趾。質言之東京。曾爲航行之終點。一六六年羅馬帝安敦

Marc-Aurèle 之使。卽於此處登陸。二世紀末及三世紀初時。黃巾之亂。交趾比較尙安。安南志略卷十曾誌有避亂此地之中國人士之名。三國時其地屬吳。二二六年大秦商人秦論。卽由交州刺史送至建業。其後不久。交州刺史呂岱曾遣從事南宣國化。扶南林邑等國因之入貢。舊唐書地理志卷四十一云。「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自漢武以來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可以見其衝要矣。

然航舶漸取直接航綫逕赴中國。交州之地位遂終爲廣州所奪。七世紀時。如義淨等卽在廣州登舶。然其間興替不無競爭也。廣州旣爲中國內地。交州大致如同一種藩屬。廣州之人見外國商舶常至安南。今東曾有壟斷外國貿易之求。七九二年時。嶺南曾表請禁止安南貿易。德宗將許之。然爲陸贄諫止。其事遂寢。第詔令之所未行者。地勢乃使廣州取交州之地位而代之。考賈耽路程。南海一道始於廣州。九世紀時大食人 *Arabs* 卽於廣州登岸。九六八年安南之獨立。交趾遂確定屏除於問題之外。廣州之盛固有一時爲泉州所爭競。然在十九世之間。歐洲人羣赴廣州。泉州遂一蹶而不振矣。

### 三 安南都護府治

六七九年唐始置安南都護府於東京。安南之名初見於此。其地在漢時爲交趾郡。第一路程旣發足於此。則應先知八世紀末年安南都護府治所在。茲余祇能爲大概之考定而已。

八六三年南詔陷交趾。八六六年或八六七年初。嶺南西道節度使高駢破南詔復取交趾。於八二四年李元嘉在蘇歷江畔所建羅城原址之上。建大羅城。李元嘉之羅城。似將八〇八年張舟所建之大羅城略微遷徙。張舟之大羅城乃就七九一年趙昌所建之城改建。而趙昌之城又就七六七年張伯儀所建之城擴而張之者也。由是觀之。八世紀末年之安南都護府治。似在高駢建城之處。顧高駢所建之城。現於河內城之西北角新賽馬廠方面。尙可見其遺趾。其城乃沿蘇歷江而建。此江今昔之名皆同也。則就事實言。得將安南都護府治位置於今之河內矣。

參考七六七七九一八〇八八二四八六七等年越史通鑑綱目余以

爲似可作如此之解釋。然不應忘者。此問題之中有一不明之點。卽八二四年移徙之遠近是也。新唐

書地理志

卷四上

云。寶曆元年

八二五

安南都護府徙治宋平。顧考越史通鑑綱目。

緒編卷四

於八二四年李元

嘉之移城。八二五年之徙治。未言有何關係。則似同爲一事。都護治所旣於八二四或八二五年徙於

昔之宋平。今之大羅。則在此年之前。府治應在別處。又考新唐書地理志。同卷云。武德五年。六二交州治

交趾新舊唐書地理志

舊唐書卷四十一

所載諸縣皆以宋平爲首。則其意猶言八二四年爲都護府治之大羅。

卽爲宋平縣之治所。舊唐書又謂東北去交趾縣界十里。然至是又有難題。蓋都護治所在貞元中。

五至八

質言之。在八二四年徙治之前。應尙在交趾縣治。然則自府治至峯州何以尙經此縣耶。舊唐

書之記載似不盡實。同一史文謂東至朱鷺縣界小黃江口水路五百里。北至朱鷺州阿勞江口水路

五百四十九里。乃據越史

綱目緒編二卷

則以朱鷺在今山西永祥府內。質言之。在西北不足百里。復次。交趾

縣治似曾變遷。必須詳細研究交州之中國舊日組織。始可解決此種矛盾之點也。余暫時姑以河內

爲賈耽路程之起點。或有三四十公里之誤。亦未可知。

#### 四 古時中國與交趾之交通

唐以前中國人開拓雲南與東京交通之事。今尙無跡可尋。六世紀初年之水經注似未言及此。然在紀元初數世紀中。中國在雲南北部與西部已有行政之組織。特雲南南部貴州全省及上東京之土人。尙非四川及紅河下流官廳之力所能及耳。東京與中國其他各地之交通。或取東京灣之海道。或

取廣西之陸道。六三八年交州刺史李道彥討伐貴州北部土人之事。見通考卷三二八亦無非維持廣西與長安之交通而已。

## 五 獠種

河內至雲南北部通道中之土人。中國載籍曾別之爲兩大類。曰獠。曰蠻。後者純爲雲南土著。關於獠種之古史文。尙未整理。其種人居於今之上東京及貴州四川之一部。似不能以之附於出於盤瓠種之獠種。獠種今名蠻人。散處於東京之白水 Rivière Claie, Bong Gan, Bong Bang-giang 流域一帶。但須有特別之研究。始能確定何種爲其現有之遺民。其不服中國者名曰生獠。上東京與廣西之生獠最初招撫者。似爲六六三年智州刺史謝法成。蕉書卷四一新書卷四三上福祿州條下中國對於此類種族之勢力似漸鞏固。當八世紀中葉雲南道路開拓之時。於各要站設置屯戍。然上東京一帶獠種居地全部之組織。至八世紀後乃見試行也。

## 六 東蠻及西蠻

最初開拓交趾與戎州。今四川宜賓通道之確實的努力。似先從北方開始。中國人之由四川欲達紅河者。扼於雲南東部之爨。中國人分爨爲兩種。曰西爨。亦名白蠻。曰東爨。亦名烏蠻。烏蠻之中。新唐書卷二下誌有盧鹿種。是卽元史類編卷二考訂之猯猯。亦卽今日四川雲南之猯猯。則其爲東爨一部之遺種。西爨大致散處於今之雲南省會昆明。北抵曲靖府境。東爨昔處西爨之東南。南達步頭。新唐書卷四二二二下蠻書卷六謂唐時西爨段氏故居墳墓皆在今昆明南進寧流域。此南方之步頭。居留雲南北部之中國人已熟知之。已知由此通東京而至海。所以八世紀中葉時。聚其全力開拓此步頭一道。

## 七 步頭之方位

然此步頭究在何地耶。d'Hervey de Saint-Denys在其文獻通考譯文之中。謂讀史方輿紀要考訂步頭在今貴州普安縣治。顧此地不在昆明循紅河至海之道中。必係譯者誤讀讀史方輿紀要之文。據余所知紀要在兩處。卷一一四三言步頭爲今雲南臨安府治。是亦元史卷六一文之解釋。據云。今爲臨安之建水州。乃就八〇六至八二〇年南詔所建之建水城設置。此城昔名步頭。然沙畹君於其考

訂南詔碑一文之中。以爲步頭在今臨安北六十公里之通海縣治。並未言此種考訂本於何書。顧此說不特與元史之文不合。且與賈耽所誌路程不符。蓋步頭爲爨種之南端。賈耽路程已將通海鎮南三百二十里之龍武州列入爨境之內。而此龍武余將位置於臨安也。夫一地而具有步頭龍武二名。其事固異。但考步頭一名。惟見於自雲南至東京路程之中。而在自東京至雲南之兩種詳細路程中。不見此名。復次。核以蠻書卷六之一文。不特不能謂步頭卽臨安。更不能謂在通海。其文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顧蠻書所誌之日期。似乎太長。除此一點不計外。詢以此文爲是。則步頭卽爲蠻書之賈勇步。賈耽之古湧步。蓋蠻書言從步頭船行。而賈耽謂至古湧步水路也。此種矛盾之點。余現未能說明。姑置蠻書之文不論。暫以古之步頭位置於今之臨安可矣。

## 八 雲南交趾一道之開拓

其最先開拓步頭一路者。爲章仇兼瓊。天寶七四二至七四五初。瓊命越嶲令竹靈倩於今昆明西南西爨之中築安寧城以通安南。羣蠻震駭。共殺築城使者。中國曾命建南詔國於雲南西北經其冊封爲雲南

王之皮邏閣助平其亂。自是以後。東京一道似常通行。迨至七五一年。南詔叛。命鮮于仲通以劍南四川之兵討之。王知進以交趾之兵。從步頭進討。大敗引還。七五四年又命侍御史李宓討之。並委特進何履光統領十道兵馬從安南進軍。收復安寧城。及南詔略取雲南東部以後。值安祿山亂。詔履光將兵赴西川。然中國之勢力尙及臨安方面之龍武。七六六年。羣蠻陷龍武。時日本歸化人朝衡爲安南都護。進軍龍武得化。當時得化龍武郎茫等羈縻州之設置。或因此役也。七八九年南詔王異牟尋納款中國。因恐其使爲吐蕃所阻。遂三路發使。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由黔中。七九一年中國欲在上東京鞏固勢力。曾仿獠地之組織。於其地設羈縻州。以峯州今之山西或白鶴爲都督府。領羈縻州十八。諸州皆在紅河上流及白河一帶。然此種組織存在不久。而十八州之州名現已不傳。賈耽路程中之州名不見於兩唐書地理志之中者。殆由此也。新唐書卷四三下又卷二二下蠻書卷三卷四卷七安南志略卷九

此種羈縻州之喪失。疑在南詔攻陷東京之際。蓋迄於是時。中國軍隊常由交州取道紅河而入雲南也。然至九世紀時。南詔幾盡佔有雲南。遂於八六三年初侵入東京。攻陷河內。高駢爭戰三年。始於八六五年大敗南詔於峯州。八六六年收復安南都護府治。新唐書卷二二二中自是以後。此道從未阻遏。十五世

初年沐晟之取東京。卽由雲南進兵。明史卷一、二六、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五近代中國人由雲南入東京之道有二。兩道

皆以蒙自爲起點。其一道由蠻耗取道紅河。其一道由河江 *Haïang* 譯者按安南地名原名尙有疑義者咸註其羅馬字名於

其下以俟續考下仿此方面取道白河。兩道皆會於紅河白河匯流之處。一八七〇年中國叛兵斷絕東京與雲

南之交通時。黑旗兵卽佔領紅河上之老開。黃旗兵卽佔領白河上之河江。吾人所研究八九世紀之

路程。峯州 白鶴及山西至蒙自一段。頗難確知爲何地。然其必由紅河較便之道無疑。則應位置賈樊綽 蠻

撰之地名於紅河沿岸矣。

## 九 緬甸一道

顧四川之中國人所欲在雲南開拓者。不僅東京一道。彼等已久知雲南西南有道可達天竺。印度紀元

三世時魏略曾言大秦 地中海東部可由雲南之永昌而至中國。考中國經緬甸與亞洲南部西部有確

定關係之時。在紀元二世紀之中。永元九年 九 憚國王雍由調入貢中國。永寧元年 〇一二 雍由調復遣

使者獻樂及海西幻人。海西卽大秦也。憚國西南通大秦。後漢書卷一、一六然其時或者可再溯而上。明帝 八五

至七時。天竺傳佈佛法之摩騰Rajayapa-Matanga法蘭Dharmaratna二人亦得取Iraonaddy上流及雲南一道而達中國也。其地有此傳說。固不可信。然此傳說至晚可以上溯至於八世紀時。大清通志稿卷九十五再溯而上。紀元前二世紀。漢武帝前八十四元狩元年。前一一張騫使大夏Bactriane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史記卷一六則此種中國西南之出產。似祇有緬甸一道可以輸出。復次。中國由緬甸與印度之古交際。可以解決爭持未決的支那一小名之起源。

## 十 支那名稱之起源

主張之說。夫人已知之矣。十七世紀中葉馬梯尼 Martini 以爲支那一小名出於紀元前二四九至二〇七年秦國之稱。而經秦始皇傳佈遠地者也。此說久經世人承認。無所非難。然在今日利希脫汾 von Richthofen 別主新說。玉耳 Yule 曾贊成之。按 Thin 國之稱。在紀元一世紀時見於Periple之中。脫列美 Ptolemée 在二世紀時則名之曰 Sinae。利希脫汾君以爲此國海上貿易似不能逾

紀元一世紀之前。緣何以紀元前三世紀朝代之名爲名。所以不主張支那出於秦國之說。顧脫列美之 *Sinae* 似在東京。遂主張其名爲日南一名之對音。至若十九世紀印度學家所考訂見於大婆羅多書 *Mahabharata* 摩奴 *Manou* 律之支那 *Cina* 一名。則以其完全與秦與 *Sinae* 與近代所稱中國諸名。毫無關係。蓋支那之梵名。乃指印度河 *Indus* 上流之種族也。見所撰第一冊 *China* 最近沙畹君亦承認 *Sinae* 出於日南之說。然以支那梵名出於後秦王朝。四八四至五一七（見校刊 *B. E. F.* *E.-O.* 第11卷四14頁註四）又連 *Terien de Iacouperie* 之說則以日南一說爲非。而主張 *Sinae* 一名爲滇之對音。見 Yule 之撰述 Hobson-Jobson 刊本 雖有此種種異說。余仍以爲馬梯尼所持之說較長。而11君之說皆可非駁也。

利希脫汾君 *Sinae* 出於日南之說。在歷史及語學方面皆不可能。利希脫汾君謂一世紀南海航行之人登陸之東京。屬於中國。而概名之曰日南。一六六年安敦之使。卽在日南登岸。而交趾爲日南之一部云云。其說誤也。兩漢時代前二〇六至後二二〇東京分爲三郡。曰交趾。曰九真。曰日南。日南爲最南之一郡。史文未言安敦之使在日南登岸。僅言其來至日南徼外而已。顧東京最要之區域。設於交趾。實言

之。設於紅河下流。航行終點必爲交趾。安敦之使登岸之處。必爲交趾而非日南。則日南一名不足引起航海者之注意明甚。再就音韻方面言。日南古讀應作 *nit-nan*。由是觀之。脫列美之 *Sinac* 與此名相距遠矣。

利希脫汾君支那梵名與中國人無關係之說。亦可非駁。彼以爲支那梵名見於大婆羅多摩奴等古書之中。而在大婆羅多書之中。自 *Pandava* 國赴 *Kulinda* 城。必須經過支那 *Cina* 吐火羅 *Tukhara* 陀羅陀 *Darada* 等地。則應位置支那於印度西北云云。然須知秦朝建國在紀元前三世紀時。似可使一地理名稱列入摩奴律或其他印度史頌之內。復次大婆羅多書雖將支那位置未善。亦祇能證明其習知其國而不明其方位。又況後來支那梵名所指者卽是中國。縱在古時不指中國。亦無在後來分離支那與中國二名分離之理由也。

沙畹君亦見及此。然以爲使秦國之名流行印度。乃五世紀初年後秦僧人法顯智猛傳佈所致。然此說亦可駁也。緣此說似承認日南卽爲 *Sinac* 對音之說。而又以 *Sinac* 與支那梵名無其關係。其說使余尤難贊成者。則其以支那梵名始於五世紀初年之說也。余不信五世紀以前印度未聞中國之

名。乃除支那一名以外。又無其他名稱之痕跡。考漢文譯經有大方廣莊嚴經論 Lalitavistara 者。三世紀之譯本也。初譯本雖闕。然三〇八年之譯本尙存。則此本之遼譯。在法顯智猛西行百年以前。考其中所載中國之名。可以確知梵本原文必爲支那。由是觀之。不能謂支那一名本於後秦王朝也。台連曾見分離 China。支那中國三名之困難。所以提出三名同源之說。顧彼既以爲此名因海上貿易而傳佈。故亦在東京求之。然其對於日南一名。與余亦有相同之見解。乃在東京附近求 Sinae 一名發生之地。而思及紀元前四世紀時之滇國。而以滇字古讀若 *tsop*。按此乃楚人莊蹻在紀元四世紀前建立於今昆明省會附近一帶之國。當紀元前一二二年。聞張騫言在大夏見蜀布邛竹杖。詢知乃蜀賈人市於身毒者。漢武帝欲從雲南通印度。乃遣使出西夷。時滇王嘗羌不知漢強弱。曾問漢使者漢孰與我大。史記卷一一六台連既見滇與海之自然商道爲紅河。遂以爲紀元二世紀漢取交趾以前。傳佈外國之名。卽爲滇字之對音。

此說誤也。昔日滇國由紅河至海之交通。今日無一證據可舉。此道縱有貿易。決不致使滇王勢力播於東京。而且中國之統治東京灣。不始於紀元二世紀後。而在紀元二世紀前也。更就音韻一方面言。

安南人滇字之音。皆讀若 *tiān*。至間有讀若 *chān* 者。乃安南語用漢字以代純粹越語之音。加之此種譯寫方法。代音不一。不足爲漢語越讀之例也。

則就音讀方面言。滇與支那毫無相類之點。而且當時滇國之勢力不大。由中國至緬甸。不須經其國境。昔日可從四川取道建昌一路。直接赴雲南西部。而無須經過今之昆明。至漢武之使至滇國者。乃因遣使不止一人。有至貴州西部之夜郎國者。有至雲南東部之滇國者。有至雲南西部之昆明國者。十一年後。夜郎王與滇王曾降漢受王印。而漢兵似已至昆明國也。

由是觀之。三說皆不如馬梯尼所持之說之長。應求支那一名之源於三世紀前秦國一名之中。此名可以滿足語學之要求。至若年代問題。吾亦不信紀元一二世紀時東京之中國人名其國曰秦。但在紀元二世紀前既已證明中國與印度已由緬甸一道發生貿易關係。則秦國之名由此達於印度。已有其可能性也。印度之支那梵名。疑始於此。迨至紀元前二世紀及一世紀月支侵入大夏之時。印度人又於西北聞中國人之名。乃位置其於吐火羅附近。則亦意中或有之事也。此後。或在紀元初一世紀時。印度與越南半島及南洋羣島貿易頻繁之時。南海一帶遂習用支那梵名之稱。諸航海者乃襲

用此梵化之號。而且中國人似亦自承其國名曰支那。雖不再自稱其國爲秦國。然此名亦足喚起其種族與其國家之觀念也。

昔日中國名地中海東部曰大秦。後漢書卷一八曰。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其一證也。再者中國人常未誤解支那一名之語源。其在三〇八年所出大方廣莊嚴經中。所譯梵本之支那。卽名曰秦。同一譯法用時更古。大藏經錄後漢錄二五至二〇年中有大方便佛報恩經。亦譯支那爲秦地。沙畹君以其爲後秦者。不如謂其爲 *Cinadega* 或 *Cinasthana* 之譯名也。由是觀之。支那一名發源於最初秦國之說。在音韻及地理方面皆得其解。而於歷史亦能相符。復由中國譯人採用。余以爲僅有此說。爲可取也。

## 十一 建昌一道

史籍固證明古時從緬甸一道赴印度。顧至西域及南海貿易發達之時。赴印度者寧取此種較遠而較便之長途也。當三世紀迄四世紀末年。內亂之時。中國在雲南之勢力似有停頓而無多效果。吾人